近代俄國小說集(四)

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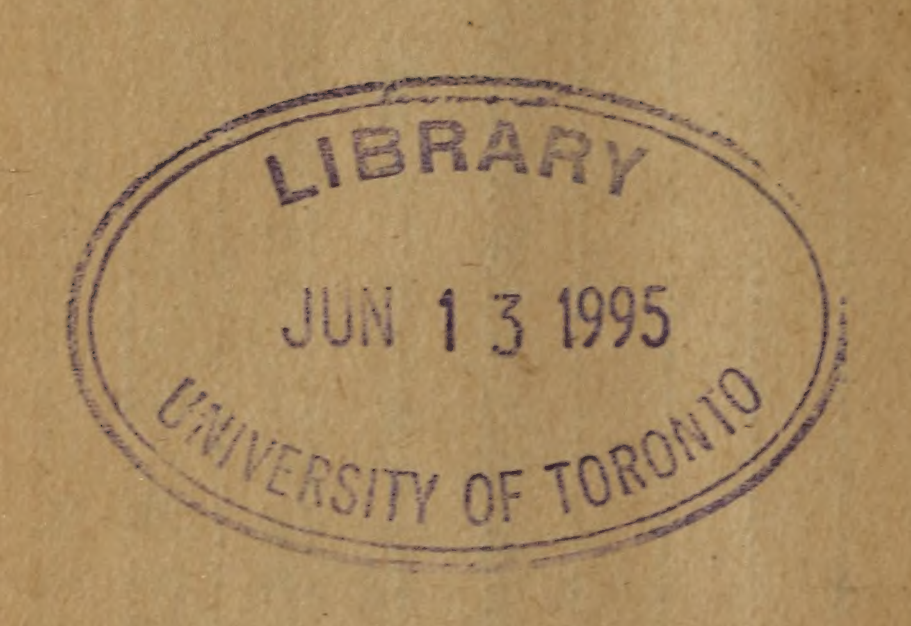


東方文庫目錄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臠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5〕究元決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衛生
〔55〕石炭
〔56〕鐳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温考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近代俄國小說集（四）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捉迷藏

梭羅古勃 著
配獄 譯

一

在養雷萊喜卡的育兒室裏的東西，都是光潔悅目的。雷萊喜卡甜蜜的聲音使她的母親心愛非常。她是個可喜的小孩子。她的母親一定以爲要另外找這樣好的小孩子是沒有了，不但是從來沒有，就是將來也不會有的。雷萊喜卡的兩隻眼睛又黑又大，她的兩頰是薔薇色的，還有她的嘴唇好像專爲發笑和給人接吻而生的。但是她的母親並非因這樣的好看才去愛她。她母親只有這個小孩子，所以她一舉一動都能夠迷住她的母親。把雷萊喜卡抱在膝上，而且撫摩她；覺得這小

女孩在她懷中，——一隻活潑依人的小鳥，這是她最有福氣的事情。實在說起來，水賴菲瑪也只有在育兒室裏是快樂的。她對她的丈夫倒覺得冷淡。

這也許是她丈夫自己喜歡冷淡的緣故——他喜歡喝冷水，吸冷空氣。他常常用一種冷笑，就是他走過的地方，也好像有一股冷森森的風吹過似的。

毛特斯多和水賴菲瑪結婚，預先並沒有什麼愛情，什麼籌畫，不過是一樁當然的事罷了。一個是三十五歲的男子，一個是二十五歲的女子；兩個人門第相同，而且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個適要找妻，一個適要找夫。兩人碰攏來，因此就發生契約上的關係了。

在水賴菲瑪看來，好像她和她的未婚夫已經有了愛情似的，而且這樁事就能夠使她快樂。他生得一表人材，兩隻褐色的眼睛奕奕有光，表示一種尊嚴的態度，很有選做新郎的資格。

新娘也生得不錯；她姿態苗條，黑睛黑髮，看去好像是怯生生的，但爲人卻極機警。毛特斯多並不貪她的裝奩，不過曉得他的妻有錢也是他所喜歡的罷了，他本是閥閱之家，他的妻也出身望族。這等事在適當的機會，是很有用的。毛特斯多得到了這個機會，既不過於急遽使得人家妒忌他，也不過於遲緩使得他去妒忌人家。什麼事都是很得法，很湊巧的。

他們倆結婚之後，毛特斯多對他的妻，並沒有半點兒錯處。但是到了她的妻將要產小孩子的時候，他卻流露出愛情淡薄的樣子來了。水賴菲瑪雖然察出這樣的情跡，暗暗地起了驚駭，卻也不十分感傷；她只專心去預備生小孩子旁的專情什麼都丟開了。

一個女孩子是產出來了；水賴菲瑪把全副精神都交給這女孩子身上。起初的時候，她顯出非常得意的模樣，詳詳細細的把雷萊喜卡的怎樣可愛告訴她的丈夫。但是不久，她就看出毛特斯多聽雖勉強聽着，卻一些兒沒有興趣。因此水賴菲

瑪和他也一天不似一天的疏遠起來了。她愛她的女孩子，好像一般婦人欺瞞她們的丈夫去結識少年情夫一樣，用情眞摯得很。

雷萊喜卡喊着說：『媽呀，玩玩 Pliatki（捉迷藏）罷。』她把 r 讀做 l，所以這字的聲音變成 Pliatki 了。

這種呀呀學語的話兒，常常使水賴非瑪聽了，發出一種心裏愛到極點的微笑來。那時雷萊喜卡就拔開她白皙的小腿向地氈上跑去，躲在她牀的旁邊的幃帳裏了。

『諦諦，媽媽！』她夾着笑聲喊起來，一面睒着她乖巧的眼睛不時向外面偷看。

她母親故意的東張西望，裝着不看見的樣子，口裏還說：『我的小寶貝在什麼地方？』

雷萊喜卡在藏躲的地方聽到這話，就格格地笑起來。那時她稍微走了些出來，她的母親好像突然間看見了她似的，連忙捉住她的手臂，很開心地喊道：『她在

這裏，我的雷萊喜卡」

雷萊喜卡歡笑了許多時候，她的頭緊緊地靠着她母親的雙膝，她的臉兒藏在在她母親兩隻雪白的手裏。她母親的眼兒也露出樂不可支的神情。

雷萊喜卡停着笑聲說道：『媽呀，現在你去躲着罷。』她母親走去躲着了。那時雷萊喜卡別轉頭就走，好像一看也不看，却不時的朝轉臉兒偸瞧。她的母親躲在衣櫥後面喊道：『謡謡，小寶貝！』

她在房裏團團地跑了一轉，尋來找去的，好像她的母親找她時候的樣兒。假作沒有找到——實在她早已知道她母親躲着的地方了。

她問道：『我的媽在那裏呀？』她從這屋角跑到那屋角，又從那屋角跑到這屋角，嘴裏還不住的嚷着：『她不是在這裏，她不是在這裏。』

她的母親屏着呼吸，將頭緊緊地貼住牆壁，頭髮也綠得亂蓬蓬的，她紅色的嘴唇，含着笑容，顯出很快活的樣子。

乳母佛陀舍亞是一個性子很好，相貌也頗好看的婦人，不過略帶着些蠢笨罷了。她對着她的女主人，微微的笑了笑；好像說這種貴婦人的怪脾氣，是用不着她反對的。她自己想道：『這個做娘的自己也好像一個小孩子，——看她怎樣的高興呵！』

雷萊喜卡漸漸走近她母親藏躲的一隻角裏了。她母親把全副精神都用在這有趣的游戲裏面；她的心很快的跳個不住，身體貼住牆壁格外緊密，頭髮也更加紊亂，雷萊喜卡忽然注目到她母親所躲的地方，立刻就歡呼起來。

『我已經找到了，』她大聲的喊起來；她錯讀的聲音又使她的母親快樂得了不得。

她牽着她母親到房子當中，她們又快活又好笑；雷萊喜卡仍舊把她的頭抵住母親的雙膝，而且不斷的說她含糊不清的小孩子話，又好聽，又粗拙。

在這時候，毛特斯多䟃到育兒室裏來了。他從那半掩的門兒，把屋子裏面的笑

聲，歡呼聲，戲謔聲，都聽到了。他進了育兒室，冷冷的笑了笑；他打扮得很齊整，張着眼睛向四面望了一下，好像一股冷森森的空氣佈滿他身體的週圍。活潑潑地游戲經他的冷氣一射就擾亂了，就是佛陀舍亞一會兒看看她的女主人，一會兒看看自己，也覺得有些慚愧。水賴菲瑪就靜悄悄地現出冷淡模樣——這模樣立刻就傳到這小女孩的身上，斂着笑容，一聲不響的向着她父親出神。

毛特斯多是很喜歡到育兒室來的，因爲這室裏的東西佈置得很好看；這都是水賴菲瑪親手佈置起來的，她的意思，要使她的女孩子，從幼年時候起，所接觸的都是些最可愛的東西。連水賴菲瑪自己也打扮得很雅緻；這也爲的是同一目的。但是有一件事，毛特斯多頗不愜意，就是爲他的妻常常在這育兒室裏。

他含着似譏誚似勉強的微笑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曉得我可以在這裏找到你的。』

他們大家離開了育兒室。毛特斯多跟在她妻的後面出了門，忽然有意無意的

說道：『你難道不想到設使這女孩子沒有你去伴她，格外要安適嗎？真的呢，你想想看，小孩子應當覺悟她自己的個性呵。』

這幾句話，是他因為水賴非瑪眼不轉睛的顯出煩亂樣兒說的。

水賴非瑪說道：『他究竟還小哩。』

『無論如何，這不過是我的私意，我並不固執的。這裏是你的領土。』

『待我再想想看。』她回答她丈夫這幾句話的時候，也像她的丈夫說話的樣樣，含着又冷淡又和藹的微笑。

此後他們就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二

這天夜裏，乳母佛陀舍亞坐在廚房裏，對一個沉默的女傭達來亞和一個健談的廚司埃格西亞議論她們年輕的女主人，而且說這小孩子怎樣的歡喜和她母

戲捉迷藏，——『她躲着她的小臉兒，喊着說「謠謠」』，

佛陀舍亞又笑瞇瞇地加說一句道：『還有女主人自己也好像一個小孩子哩』。

埃格西亞聽了，搖了一搖頭，好像她能知預兆似的，當時她的臉兒就變成嚴重可怕了。

『女主人做的，好呀，那是一件事情；但是年輕的婦人去做，那就壞了。』

佛陀舍亞奇怪起來問道：『爲什麼？』

這種驚奇的表示，立刻使佛陀舍亞的臉兒變色。

『是呀，那就壞了，壞得可怕呵！』埃格西亞又顯出呆若木鷄的樣子，深信不疑的接連說了幾句。

『眞的？』佛陀舍亞說，她臉上那種又可笑又奇特的表示，格外來得認眞了。

埃格西亞向廚房門口看了一下。很神祕的低聲說道：『她要躲藏了，躲藏了，躲藏開去了』。

佛陀舍亞怕起來喊道：『你說什麼?』

埃格西亞仍舊很堅決很神祕的說道：『我所說的是確實的呀，記着我的話，這是最可靠的預兆呢。』

這老婦人剎時間發現了這個預兆；她自己就得意的非凡。

三

雷萊喜卡睡着了，她母親坐在自己房裏，想她的女孩子怎樣的快樂，怎樣的嬌小。在她的心中，雷萊喜卡起初是個很可愛的幼女孩，隨後又成了一個已經長成的美女子，隨後又是個玲瓏活潑的小姑娘；想到末了，仍舊是她媽媽的小雷萊喜卡！

水賴非瑪幾乎沒有知道佛陀舍亞已經立在她的面前。那時佛陀舍亞現出一副驚恐的臉兒。『奶奶，奶奶。』她悄悄的顫聲說。

水賴菲瑪突然的跳了起來。佛陀舍亞的臉兒更加使她着急。

她連忙問道：『什麼事，佛陀舍亞，是不是雷萊喜卡有什麼不好？』

『奶奶，不是的，雷萊喜卡是睡着了，上帝保護她！不過我要告訴你的——你想——她常常要躲藏自己——那是不好的呀。』佛陀舍亞一面說，一面搖着她的手去安慰女主人，而且請她坐下來。

她說了後，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的女主人，現出很驚怕的樣兒。

水賴菲瑪被她弄得又糊塗，又心焦，又恐懼的問道：『爲什麼不好？』

佛陀舍亞很堅決的說道：『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不好。』

水賴菲瑪厲聲說道：『請你不要說夢話罷，我一些不懂你所說的話。』

佛陀舍亞有些惶愧的模樣，含糊回答道：『奶奶，你想想看，這是一種預兆呀。』

水賴菲瑪說道：『胡說！』

這種預兆是什麼，這當中主着什麼吉凶，她雖然不願意聽下去，但是悲苦和恐

怖的念頭已經鑽入她的心坎了。她想到這種荒唐話能夠擾亂她心中的愛物，能够使得她深感不安，自己也覺得慚愧。

佛陀舍亞接續的含着悲聲說道：『我當然知道上等人是不相信預兆的，但是這是一個凶兆呀，奶奶，這年幼的女孩要躲藏，躲藏……』

她說到這句話，眼淚就淌了出來，索性嗚嗚咽咽地哭着道：『她躲藏，躲藏，躲藏開去了，天仙化人似的小靈魂兒在一所潮溼的墓道裏。』她一頭哭，一頭用衣襟拭她的眼淚，抹她的鼻涕。

水賴菲瑪嚴重的低聲問道：『這種話什麽人對你說的？』

佛陀舍亞回答道：『奶奶，埃西格亞對我如此說的。這是她知道的。』

水賴菲瑪厲聲說道：『曉得！這麽胡說！請你再不要把這種話來對我講。你出去罷。』她說的時候很有些憤怒，好像要想鎮定她自己心中的焦急。

佛陀舍亞垂頭喪氣地離開她的女主人走了。

水頼菲瑪想把她恐防雷萊喜卡要死的那種寒心可怕的念頭遏制下去，自言自語道：『這麽胡說！好像雷萊喜卡會死！』她回頭想了想，以爲婦女的迷信預兆，實在是沒有知識的緣故。她很明白小孩子游戲的事情，和壽命長短是沒有關係的。這天的夜裏，她竭力把持心思，想念到旁的事情上去，但是她的心思偏偏不知不覺要轉念到雷萊喜卡喜歡躲藏她自己的一件事情上。

當那雷萊喜卡還年紀很小，不甚辨得出那個是她生母，那個是他乳母的時候，她坐在她乳母的臂膀上，常常突然間做出乖巧的樣兒，把她的笑臉埋在乳母的肩膀底下；那時她重新仰起頭來，向外很頑皮的張望一下。

到了後來，每逢女主人不在育兒室裏，佛陀舍亞就教雷萊喜卡躲着身子；玩她母親走進來，看見這小孩子躲在那裏很好看，於是她自己也就和她的幼女玩起捉迷藏來了。

四

第二天水賴菲瑪仍舊專心照顧那雷萊喜卡，佛陀舍亞昨天所說的話，她已經忘記了。

不過當她吃了晚飯，回到育兒室的時候，忽然聽到雷萊喜卡在桌子的下面喊『諦諦！』那恐怖的感情，又登時把她捉住了。她雖然自己責備自己不該生這種無根由的恐怖，但是她總不能夠把全副精神用到雷萊喜卡所歡喜的游戲上了，而且她還常常想把雷萊喜卡的心，分些到別種的游戲上去。

雷萊喜卡是一個很聽話的小孩子。她就極誠懇的依從她母親的新教訓。但是她對於捉迷藏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了，所以雖在那天，『諦諦！』的聲音仍舊喊了不只一次。

水賴菲瑪竭力的想撫慰雷萊喜卡，可是終歸失敗。這原是不容易的，因爲恐怖的念頭已經闖入她們的心中了。

她自己想道：『爲什麼雷萊喜卡總是要喊「諦諦？」爲什麼她常常喜歡玩同樣的游戲，——閉着她的眼兒匿着她的臉兒？這也許是她和旁的小孩子不同，世界上許多事情不能引起她興味的緣故。設使眞是這樣，那麼，難道這就是她身體軟弱的表記嗎？難道這就是她沒意思留在世上的動機嗎？』

水賴菲瑪聽了這個凶兆之後，心裏着實受了些痛苦。她在佛陀舍亞面前，因爲不和雷萊喜卡捉迷藏，很有點不好意思。可是她對於捉迷藏的把戲，又覺得很悶氣，尤其悶氣的，是因爲她實在喜歡玩這種把戲，好像有什麼東西，使得她見了雷萊喜卡就要去躲着，見了雷萊喜卡躲着，就要去找尋似的。於是水賴菲瑪仍舊玩了一二次的捉迷藏，雖然玩的時候，心裏難受。她這樣的受苦，好像有心去做壞事一般。

這是水賴菲瑪愁慘的日子了。

五

萊雷喜卡要睡了。她爬到四面用網攔着的小牀子上，沒多少時候，就闔着倦眼要睡去。她的母親用一條藍絨毯替她蓋上。她還在絨毯底下伸出她可愛的小手，想抱住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就彎身下去。雷萊喜卡的臉兒顯出很柔和的睡態，向她母親接吻，重新把頭倒在枕上。她把自己的兩隻小手藏在絨毯底下，低聲說道：

『這手諦諦！』

母親的心好像是安定了，——雷萊喜卡睡在那裏，這樣的小，這樣的嬌嫩，這樣的安適。她面上含着微笑，閉着眼睛，低聲說道：『這眼兒諦諦！』

她還更加低聲的說道：『雷萊喜卡諦諦！』

她一邊說，一邊就將臉兒貼在枕上睡着了。她在絨毯底下，好像是很微小很嬌嫩，她的母親用愁苦的眼睛看她。

亦穠菲瑪在雷萊喜卡的牀前，立了好一會，含着又仁慈又恐怖的狀態，不住的

看她。

「我是一個母親難道我不能夠保護她嗎？」水賴菲瑪自己想道，她心裏的想。好像有許多惡魔要倒在雷萊喜卡的身上。

那天夜裏水賴菲瑪禱告了好久，但是仍舊不能解除她的憂愁。

六

過了幾天，雷萊喜卡受了寒了。那寒疾是從夜裏起的。水賴菲瑪給佛陀舍亞喚醒，來看雷萊喜卡，見她的神情這樣的熱，這樣的不安，這樣的痛苦；她登時又想起那不祥的預兆來，覺得萬分無望。

醫生也請過了，凡有生病所應該辦的事都辦過了，——但是難免的情形竟來了。水賴菲瑪極力自己安慰自己，盼望她痊愈起來，仍舊會笑會玩，——但是她心以爲這是想不到的快樂雷萊喜卡的身體竟一點鐘不似一點鐘的弱下去了。

水賴菲瑪家裏現出寂寞的景象，她還不至於十分驚慮；家裏人都裝着鎮靜的樣子，好使水賴菲瑪不至受驚，但是他們假裝的臉孔，不過使她看了覺得悲慘。

她聽了最寒心的，就是佛陀舍亞屢次嗚嗚咽咽地說：『她躲藏她自己了，她躲藏她自己了，我的雷萊喜卡呀！』

但是水賴菲瑪的心緒已經紛亂不堪了；什麼事她都不能夠明白地理會了。

雷萊喜卡的瘧疾，從此就一天重似一天，有的時候，她竟失了知覺，講起昏話來。但是當她清醒過來的時候，她仍舊忍着痛苦，忍着疲乏，微微地對着她媽媽笑，意思是要她媽媽看不出她怎樣的不舒服。過了三天，他的病更加重了。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是將要死的了。

她把她失神的眼睛向她的母親瞟了瞟，她隨後就用含糊不清，又微又啞的聲音說道：『媽媽，謠謠！媽媽玩一回謠謠！』

水賴菲瑪把她的臉兒隱在近雷萊喜卡的牀的幃幕後面。好悽慘呀！

雷萊喜卡很沉痛的聲音喊道：『媽媽！』她母親彎着身子看她。她的眼光更加來得模糊，這是她末一次看見她母親灰白色的臉兒了。

雷萊喜卡低聲說道：『一個灰白色的媽媽呀！』

媽媽的灰白臉兒也看不清楚了，不論什麼東西在她的面前都變成黑色了。她握着被角低聲的說道：『諦諦！』

好像有什麼東西硬住她的咽喉：雷萊喜卡很快的把灰白的嘴唇開閉了幾次，就死了。

水賴菲瑪顯出一種說不出的絕望，就離開雷萊喜卡，走出育兒室去，她碰到她的丈夫。

『雷萊喜卡是死了，』她說話的時候，聲音又低又悽慘。

毛特斯多很着急的看着她灰白色的臉兒，想起她從前溫柔活潑的樣兒，也不免昏迷了一下。

七

雷萊喜卡給人替她穿好了衣服，放在一口小的棺材裏，抬到客室當中。水賴菲瑪立在棺材旁邊；儘對着她已死的女兒出神。毛特斯多走過去冷冷地安慰了她幾句，想拉她離開這口棺材。水賴菲瑪笑了一笑。

她很鎮靜的說道：「走開些，雷萊喜卡正在玩耍哩。過一分鐘她就要起來了。」

毛特斯多低聲道：「我親愛的雪瑪呀，你不要急壞你的身體呀。你應當服從你自己的命運呢。」

水賴菲瑪眼不轉睛的看這死孩子，仍說道：「過一分鐘她就要起來了。」

毛特斯多向四面鄭重的張望了一下，他見了這種又不適當又可笑的情形，忽老大的疑惑起來。

「雪瑪呀，不要急壞你的身體呀。你所說的是一種怪事，在十九世紀是再不會

有這種怪事的呢』

毛特斯多說了這幾句話之後，覺得他的妻不是一時能夠纏得轉的，就有些討厭起來，因此用手慎重拉着他的妻離開這口棺材。她也不反對他。

水賴菲瑪當時的臉兒倒像安靜些，她的眼淚也乾了。她走到育兒室裏踱來踱去地看那雷萊喜卡從前常常躲藏的地方。她走遍了這所房子，而且忽而彎下，忽而仰上地看在桌子或牀的底下；像很快活地，不停地說道：『我的小寶貝在什麼地方？我的雷萊喜卡在什麼地方？』

佛陀舍亞顯着懊喪的臉兒，一些不動的坐在壁角裏，很慘傷的看她的女主人；忽然嗚咽地哭了起來，隨後就放聲大哭道：『她躲藏她自己的了，躲藏她自己的了，我們的雷萊喜卡呀，我們的天仙化人的小靈魂呀！』

水賴菲瑪身子發顫，登時就止了步，很惶惑的看那佛陀舍亞，眼淚如雨的淌了下來，默然離開這育兒室，

八

毛特斯多忙着預備喪事。他知道水賴菲瑪的神經受了極大的打擊，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想等到雷萊喜卡下葬，她或者可以舒服些。

第二天早晨，水賴菲瑪着的衣服，格外注意，爲的是雷萊喜卡。她走到客堂，有許多人夾在她和雷萊喜卡的中間。區長和牧師在客堂裏踱來踱去；淸烟和香氣佈滿空中。水賴菲瑪走近雷萊喜卡的時候，她心中的悲苦，眞是形容不盡。雷萊喜卡的屍身放在棺材裏，面上帶着灰白色，還含着微微的笑容；水賴菲瑪就把她的面頰靠在棺材旁邊，低聲說道：『小寶貝，諦諦！』

小寶貝一聲也沒答應，於是水賴菲瑪又像受着驚恐和紛擾似的，把她的面灣在小寶貝的身上。

當時有幾個人把她拉開，雷萊喜卡那時就抬到別處去了。

米賴菲瑪立了起來，很失望地歎氣，微笑，大聲地喊道：『雷萊喜卡。』

雷萊喜卡抬出門去了。她母親把身子撲在棺材後面；嗚咽個不住，但是仍舊被人拉了回來。她又跑到棺材經過的那扇門背後，坐在地板上，從門隙裏望出去，喊道：『雷萊喜卡，諦諦！』於是她又伸她的頭，大聲的發笑。

雷萊喜卡的棺材離開了她的母親了，抬棺材的人飛也似的跑得很快。

東方文庫

24

芳名

梭羅古勃 著
鄭振鐸 譯

一個農夫的少女生病在她的牀上。上帝在天上喚一個天使到他旁邊，命她到地上去，在這個少女面前跳舞，使她快樂。但這個天使卻想着，在地上的人面前跳舞，與她的身分是不相稱的。

上帝知道這個天使的驕傲的思想，就給她一種懲罰。她出生在人世上，成了一個小孩——一個皇家的公主——她忘了一切在天上所知道的東西，與她以前的生活，甚至也忘了她自己的名字。

這位天使原有一個純潔芬芳的名字，地上的人是不知道這種名字的。所以當她成了一位塵世上的公主時，她祇有一個人類的名字，稱爲瑪格勒特公主。

這位小公主長成時，她常常的覺得她似乎想要記起以前曾經知道的事情，但她卻不能想起她是什麼東西，因爲她記憶不起來，所以她變成不快活了。

有一天，她問她父親道：

「我們爲什麼不能聽見日光？」

那位皇帝聽了這個問題，祇是微笑，但他卻不能回答她，小公主覺得非常悲傷。

又有一天，她問她母親說道：

「玫瑰花聞着很香，我怎麼不能看見他的香氣呢！」

她母親笑她這個奇怪的問題，公主覺得比以前更憂愁了。

過了些時候，她到她乳母那裏，說道：

「許多名字怎麼都不能聞之而芬芳呢？」

老乳母祇是向她笑，於是公主又悲傷起來，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她這些問題。於是國內到處傳言，以爲皇帝的女兒同常人有異，她的心靈是衰弱的。每一

個人都想試用一種方法來醫治她，使她復原。

她是一個沉默而悲哀的孩子，常常問人家奇怪的，非常的問題。她瘦小而且臉色青白，沒有人以她為美麗，但是她卻漸漸的長大了。最後她的結婚期到了。許多少年皇子到她父親的宮中，向她求婚；但當她開始同他們談話時，沒有一個人願意娶她做妻子了。最後，一個名叫馬克昔米蘭(Maximilian)的皇子到了，公主看見他時對他說道：

「在我們人類裏，每件東西似乎都同別的東西分開——我祇能聽見言語，我不能嗅聞他們：我雖能看見花朵，聞着他們的芬芳，然而我卻不能聽見他們。如此竟使人生沉悶而且無趣了，你想對不對？」

「什麼能使你的生活更為美麗呢？」馬克昔米蘭說道。

公主沉默了一會兒，但她最後說道，「如果有一個聞之而芬芳的名字，我是非常喜歡的。」

他說道：『是的，美麗的公主，瑪格勒特這種名字於你不大相稱。你應該有一個芬芳的名字，但在世界上卻沒有這種名字。』於是這個可憐的小公主悲哀的哭了，馬克昔米蘭覺得非常的替她憂愁，他愛她比在全世界上的無論什麼人都甚些。他想安慰她，說道：『不要哭，親愛的公主。如果有這種名字；我一定要想法子找他們出來，告訴你。』

公主淚珠滿眼的微笑了一下，說道：『如果你能替我找到一個名字，說出來，就會發出香氣來的，那末，我就要與你的足鐙接吻。』她說這句話時，她的臉羞紅了，因爲她是一個公主，是非常驕貴的。

馬克昔米蘭聽了這句話，更顯得勇敢了，說道：『那個時候，你願意做我的妻子麼？』公主答應的，她願意。

於是馬克昔米蘭離了這個地方，走遍全世界去找一個名字，說起來就會發出香氣，把空氣都薰香了。他旅行到很遠的地方去，問了許多富的人，窮的人，有學問

的人和笨的人；但是每個人卻都笑他這個問題，告訴他道，他是奉了一個愚笨的使命了。最後，經過了長期的旅行，他又到公主住的那個城裏去了。在這個城外面，有一間農舍，一個白髮的老人站在門口，馬克昔米蘭一看見他，便心下想道：『這個老人，也許知道的。』於是跑上去，告訴他要問的問題，並且說他怎樣的去找一個聞之芬香的名字。

老人很快活的抬頭一看，立刻答道。『是的；是的；是的有這樣的一個名字——他是一個神聖的靈感的名字。我自己不知道這個名字，但是我的小孫女聽見過他，』

於是馬克昔米蘭同着老人一塊兒走進破屋，他看見有一個小農女臥病在牀上。老人走到她身邊，說道，杜妮亞(Doonia)這裏有一個貴人，他要知道你以前告訴過我的那個聖名；你還能記住，告訴他麼？』

小女兒很快活的看着馬克昔米蘭，向他很溫柔的微笑了一下；但她卻不能記起那個奇怪的名字。她告訴皇子道，在一個夢中，看見一位天使到她那裏來，在她

面前跳舞。她凝神看着天使時，她看見他的衣服是有許多顏色的，好像一個柔弱的天上的虹霓一樣。過了一會，天使同她談話，並且告訴她說，不久的時候，別一位天使就要到她那裏來看她，穿着比她所看見的更美麗的彩衣，在她面前跳舞。她告訴她這位天使的名字，當她聽見了這個名字時，她聞到一股清冽的香味，所有空氣中都充滿了一種芬芳之氣。『但是現在，』這個孩子說道：『我記不起來這個奇異的名字了，然而我一想起他，還能夠使我快樂。祇要我能夠記住他，我自己把他說出來，我想，我的病一定會好了。但是那位天使不久就要來了，來的時候，我會記起這個名字的。』

馬克昔米蘭走到皇宮裏去，告訴公主所有他所遇見的事，她就同他一塊兒到那間農舍裏去，去看望那個生病的女孩子。她一看見她，她心裏便滿替她可憐，坐在她身旁，很愛護她，想欲做些使她快樂，使她忘了她的痛苦的事。慢慢的，她立了起來，開始在這個生病的孩子面前跳舞，兩隻手拍着，嘴裏唱着。

這個小孩子定睛看着公主時，她看見所有各種的可愛的顏色，聽見許多美麗的歌聲。她覺得非常快活，快活得高聲大笑。忽然她記起了那位天使的名字，大聲的說出來。全房間裏充滿着一股如鮮花所發出一樣的香味。

於是公主記起了所有一切她所要追憶的東西了，她知道她所尋求的芳名就是她自己的天上的名字，她記起了她所以被降生在世間的原故。

小農女不久就痊愈了，公主也同馬克昔米蘭結婚，同她很快樂的一塊兒住在世上，一直到了她應該歸到她的天宮上帝的永久的王國時爲止。

飛翼

梭羅古勃 著
鄭振鐸 譯

一個耕夫的女兒餵着鵝，她哭了。小農的女兒走過去，問她道：「你為什麼痛哭呢？」

「我要長翼，」耕夫的女兒哭道。「唉，我願意我能長些翼子出來。」

小農的女兒說道：「你愚人！你自然是不能得到翼子的。你要翼子什麼用呢？」

「我要飛在天空，在天空唱我的小歌，」耕夫的小女答道。

於是小農的女兒發怒了，又說道；「你愚人！你怎麼配去想長翼呢？你的父親不過是一個耕田的勞工。他們要長在我身上，不是長在你身上的。」

小農的女兒說完了話，就走到井邊，灑幾點水在她的臂上，立在園裏菜葉當中，

等着她的翼膀的長出。她確實的相信太陽不久就可以把他們帶出來了。

但是過了一會，一個商人的女兒沿着那條路走來，向着站在園中想要長翼的女兒喚道：『你站在外面做什麼，紅臉的？』

小農的女兒說道：『我在長翼。我想飛翔。』

於是商人的女兒高聲的笑起來，叫道：『你愚笨的農女；如果你有了翼膀，他們不過使你背上加些擔負罷了。』

商人的女兒想：她知道誰是最會長翼的。當她回到她所住的鎮上時，她買了些橄欖油，擦在她的臂上，走到園中去，等着她的翼膀的長出。

不久，有一位宮中的少婦沿路走來，對她說道：『你跑到那裏去做什麼，我的孩子？』

當商人的女兒告訴她說她在長翼的時候，這位貴婦的臉紅了，她看着非常著惱似的。『那不是你做的事，』她說。『祇有眞正的貴婦人她才能長翼。』

她走回家去，進門後，就倒滿一浴盆的牛乳，在裏面洗浴，然後走進她的花園中，立在太陽底下，等着她的翼膀的長出。

不久，一位公主經過這個花園，當她看見這位少婦站在那裏，她就差一個宮女問她在那裏做什麼？宮女回來告訴她說：因爲那位少婦想着飛翔，所以她在牛乳中洗了一回浴。等着翼膀的長出。

公主很輕蔑的笑了出來，叫道：『眞是一個呆孩子！她擾亂自己，結果會得到什麼？無論什麼人，如果她不是公主，她是永遠不會長翼的。』

公主在她心裏把這件事想了一回，當她到了她父親的皇宮裏時，她走進她自己的屋裏，用香料塗抹她自己，然後走進御苑，等着她的翼膀的長出。

不久的時候，所有國中的少女，到處的都走到她們的花園，立在菜葉當中。如此，他們可以長翼。

翼神聽見了這個奇怪的事情，她飛到地球上來，看着那些等待着的女兒，她說

道：『如果我全給你們翼膀，讓你們全在天上飛翔，那末什麼人願意留在家裏煮粥，看管孩子呢？我最好祇把翼膀給你們中間的一個，就是給她，最初要他們的。』

於是翼膀從耕夫的小女孩的臂上長出來，她能夠飛在天空唱歌了。

獸的先導

梭羅古勃 著
周建人 譯

一

室內靜謐而且平安，沒有歡樂也沒有悲苦。電燈點着。四圍的牆壁似乎是很堅實，像堅石似的，不可毀滅的堅固。窗門上有厚實的，墨綠色的，比壁紙更綠的窗幃蒙着，對窗的一扇大門已經門了，并且鎖着。旁邊的牆壁上的小門也是如此。但在門外，在廣闊的迴廊中和陰冷的客堂中，只是黑暗和空虛。有許多美麗的栟櫚懷慕着他們的南方的家鄉。

古羅夫睡在綠色的床上。他兩手捧着一本書。他讀他的書，但時時停頓。他迷迷

夢夢的想——并且常常只想這一件東西：常常想着『他們』。

『他們』是已經近來了。他早已覺着了。他們却都潛伏不出。他們是已經很逼近了。他們颯颯的環繞着他，差不多是聽不見的，但是好久，不在他的前面顯現出來。在這數日之前，古羅夫已看見了第一個；他醒來，疲倦的，悽涼的，蒼白的，并且他懶懶的扭着了電燈，去破那冬天早晨的陰沉；他突然看見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微小，灰色，靈活，而且敏捷的，『他』蹈過他的枕頭，吃吃的說了些什麼，便藏匿了。

自此以後，早晨及晚上，灰色的，靈活的，敏捷的，他們總是環繞着古羅夫跑。

今日，他已經等他們的出現了。

他的頭時時覺得疼痛。他又時時覺得發冷，忽然又復發熱。隨後從一隅裏跑出瘦長的熱病，面孔黃色而且醜惡，枯憔露骨的手，到他的旁邊坐下，睡在他的身邊，抱住了他，在他的面上接了吻，微微的笑着。這撫愛的而且狡猾的熱病的快快的接吻，和他的頭中緩緩的震痛都使他快樂。

衰弱便流遍了他的四肢，困倦又布滿了他的全體了。但是這都是愉快的。他所知道的在世上的人已變了遠隔，不關切而且完全成了不必要。他覺得他只願與『他們』這些安靜的家鬼共在這里能了。

古羅夫有好幾天不出門。他關鎖了自己在這屋中。他不許人去看他。他只獨自坐着。他想念他們，等着他們。

二

忽然的，而且不意的，這個甜美等候的困倦忽然中斷了。在外邊門外起了很響的叩門的聲音；隨後又聽得堂中有從容的脚步聲響。

古羅夫正轉過臉向那門口，一股冷風衝入室內，他一寒顫的時候，看見一個相貌奇異而野的小孩。他穿着麻布的衣服，但裸了他的半身，兩臂也赤着。他的身體被太陽晒作櫻色。他的拳髮是黑而且光亮；他的兩眼也是黑而且閃閃有光。是一

個異常的，端正而且美好的面孔。但是這樣的一種美，看去却是可怕的，不是一個和善的臉，也不是醜惡的。

古羅夫見這小孩進來也不驚異。他的心中已有了主見了。他能夠聽他們家鬼怎樣跳去而且藏匿了。

於是這小孩說道：

『亞列司多瑪昆！你已經忘了你的宿約麽？勇敢的人的行爲是這樣的麽？當我在生命危險的時候，你竟自逃了。你約我的事。你似乎不願照行。我找尋你已經這樣長久了！看呵，我現在尋着你正在快樂中過活，沉溺在奢華中間。』

古羅夫很懷疑的看着這半身裸赤的美麗的孩童，一個模糊的記憶在他的心中醒過來了。長久而且已經遺忘的事，不分明的現出來，他的記憶苦苦的搜索一個解答。這謎語雖然覺得極近而且極熱的，但終不能猜破。

那里是堅定不拔的那些牆壁呢？古羅夫的四週已經起了事端，已經有變故發

生了。但是他困在古時的記憶的紛爭中間，所以他不會覺到那些變化。他只是對這奇異的孩子說：

『親愛的孩子，不要含蓄責難，明白簡單的告訴我罷，我應許你的是什麼事情，并且我拋棄你是在什麼時候？我憑了一切神聖的對你立誓，我的良心決不許我去做像你所譴責我的那種卑劣的行爲的。』

這孩子點了頭，發出響朗和諧的聲音回答：

『亞列司多瑪昆！你本來是巧於詞令的，在行爲上也正一樣取巧。如我說你拋棄我在性命的危險之間，這話是並非譴責。并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說到你的良心。我們的這個計劃是困難而且危險的，但你爲什麼用遁詞去說他。你用了巧妙的話，又佯作不知道在這太陽未出的清晨裏所出現的事件，你能騙得過什麼人，說你從前不會給我定過約麼？』

電燈變了朦朧了。天花板似乎很暗而且很高似的。在房中有一種草的香氣——

——但是這是什麼草呢?他的名目從前曾經很甜美的在他的耳上聽到過。在這香氣飛舞中間,一股冷氣似乎直竄入房中來。古羅夫立起身來,幷且高聲叫將出來:

『我們商量過什麼事?我決不抵賴,親愛的孩子,我只是不明白你方纔所說的是什麼事。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古羅夫覺得這小孩子似乎看着他,却又似乎不看他。雖然這孩子的兩隻眼睛是一直朝着他,但是這眼睛又似乎看着別一個非人世的人,這身子似乎和他的是相合的,但又並不是他。似乎一個古舊的靈魂佔有了古羅夫而且將包裹在青春的久經失却的新意之中了。

他的週圍黑了,空氣變得更新鮮而且更冷了。在他的心裏感到一種原始生活的忻喜與樂易。他不記得他是住在房屋裏面了。他只見上面衆星在黑暗的天空裏照耀。這孩子又對他說:

『我們計劃去殺那獸。我在這無所不見的天空的視察之下,告訴你這件事。或

著那時你是嚇慌了。如何能不恐怖呵！我們所謀劃的重大而且可怕的事情，在遠的後世常使我們的名字永遠有名聲。』

在這沉靜的夜裏，古羅夫聽到安靜而且和緩的單調的流水聲音。他却看不見這溪流，但覺得是很可喜地就在近傍。他們便立在蔓延的樹林的蔭下幷且繼續他們的談話。古羅夫問道：

『爲什麼你說我在危急的時候把你拋棄了呢，我是那種害怕逃走的人麼？』

這孩子笑了，他的笑聲如樂音一般。隨後他發出甜美和諧的聲音答說：

『亞列司多瑪昆，你怎樣巧妙的假作一切都忘記了呵！我却不解你爲什麼學了這種狡猾的脾氣，又爲什麼這樣非難你自己，就是在我自己也並不會單獨想到的。在危急的時候你拋棄我，這也是出於不得已，你除却委棄我在那里，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救助我。待我提醒你那句神示的話之後，你當不再固執的抵賴了罷。』

古羅夫忽然回憶起來了。這好像是一縷明光忽然的充滿了在忘懷的黑暗深淵裏了，他很響而且興奮的叫道：

『他將殺那獸罷！』

這孩子笑了。亞列司多瑪昆轉身問他道：

『你已經殺了那獸麼，謠瑪列台思？』

『用什麼呢？』謠瑪列台思說，『卽使我的兩手十分強固，我也並不是那人，只用一拳便能够打殺那野獸的。我們却不小心，亞列司多瑪昆，而且不拿兵器。我們正在沙上玩耍，那獸忽然的到我們面前，並且用他的重的手掌撲我了。我的命運是將我的生命做了名譽和偉業的甜美的牲犧，但你却留着實行我們的計劃。當那獸撕裂我的無助的身體的時候，你善走的亞列司多瑪昆，正可以跑去，可以拿了你的矛，乘那獸飲我的血的時候，你正可擊他。但是那獸並不收受我的犧牲，我動也不動的躺在他的前面，幷且看着他的充血的眼睛。他用重的掌加在我的肩

上，將我按在地上。他咻咻的不均齊的呼氣，他很低的吼叫着，但他並不殺我。他只把闊大而且熱的舌頭舐了我的面孔，隨卽走去了。』

『他現在在那里呢？』亞列司多瑪昆問。

夜來的空氣覺得濕潤而且平靜，在這中間發生謡瑪列台思的音樂的聲音。這

『他旣離開了我，我便起身，但他被我的血腥所引，遂跟在我的後面。我也不知他爲什麽又跟了我走，但我也喜歡他跟在我的後面。因此我可以引他到你這裏來了。你可以取了你所藏的兵器，殺了那獸，並且我也一樣照你的跑去，捨你在生命的危險中間，由你去對待那激怒的獸。祝你的佳運，亞列司多瑪昆呵！』

謡瑪列台思說着，卽便跑去，他的白的衣服在黑暗中間祇略略的一閃就不見了。他纔走去，便聽見那獸的可怕的吼聲和他的重的脚掌踏地的聲音。叢林裏的樹葉被左右分開，在那黑暗當中便露出那獸的巨大奇異的頭來，巨大的兩眼閃閃如發光的天鵝絨一般，那獸止住了叫，眼睛看着亞列司多瑪昆，靜靜的欠身向

他爬來。

恐怖充滿了亞列司多瑪昆的心了。

『矛在那裏？』他輕輕的說着，卽刻轉身就逃了。但那獸在後面很笨重的一撲，咆哮怒吼着，將他抓倒了。

那獸捉住他的時候，一聲大叫震破了夜中的沉寂。這叫聲是亞列司多瑪昆所發的，他當時記起那古舊而且可怕的話，高聲的念了那牆壁的咒語了。

於是那牆壁卽在他的週圍豎立起來了。

三

那牆壁是很堅固的不可動搖的立着，陰沉的電光照在上面，似乎已將消滅了，房內其餘一切都照常不變。

熱病又來了，幷且將乾燥蒼黃的口唇接他吻，又用枯槁而瘦的兩手撫慰他。這

一本白紙的無聊的小書依然放在桌上，在綠色的牀上古羅夫睡着，熱病抱住了他，很快的接了許多吻，那些灰色的東西又出來了，颯颯的奔走而且談笑。

古羅夫微微抬起頭來，好似用了許多氣力，并且高聲的說：

『那牆的咒語呵。』

他說什麼？什麼咒語？什麼是那咒語？那是什麼文句？那裏有這樣東西呢？

那小東西們，灰色的靈活的在書本旁邊跳躍，用他們的尾巴翻轉這蒼白的書頁，并且帶着切切的小聲回答他：

『我們的牆是堅固的。我們住在牆內。在牆內我們不怕什麼東西。』

在這一羣裏，一個形狀特別的，與其餘的不同。他是很黑，穿着煙和焰混合的衣服，從他的兩眼裏射出微小的電光；恐怖與喜悅，急迫的交互的現出來。忽然間他離開了羣衆，立在古羅夫的前面，古羅夫便叫道：

『你是誰？你來幹什麼的？』

這黑的東西回答說：

『我……是那獸的先導。你早已在山溪的岸上棄捨了那諦瑪列台恩的裂碎的身體了。那獸已經將你的朋友的美的身體飽啖了——他已喫了那應當享受塵世的幸福的肉體；那人力以上的完成的人形已經毀滅了。一切都已給了無厭的獸的一時的飽滿。血，神異的血，幸福歡樂的神酒，人間幸福以上的酒——現在那裏去了？阿呀，永久乾渴的獸飲下去了，止他一時的渴，現在却又口渴了。你遺棄諦瑪列台恩的裂碎的身體在山溪旁邊，你忘記了給你的好朋友的約，就是那神示的話也不能從你的心中祛除恐怖。你現在想你是已經安全，而且他便不來尋着你了麼？』

這聲音和言語都極莊嚴。他說着的時候，這班灰色的東西都停了跳；那些小而灰色的家鬼靜聽着獸的先導的話。古羅夫說道：

『我怕什麼獸呢。我已經在我的牆壁上加上永遠的禁咒，那獸終不能鑽通，到

我的城砦裏來的。』

在這時候，這班灰色的東西歡喜，又繞着房子很快的走，但是獸的先導又叫起來，他的音節銳利而且莊重的說：

『你不見我是在這裏麽？我在這裏，因爲我已經尋着了你。我在這裏，因爲牆壁的咒語已經死了。我在這裏，因爲諦瑪列台思正在等着幷且不倦的催促着我。你不聽到那勇敢而且誠實的小孩的哭聲麽？你不聽見那獸的吼聲麽？』

在牆外便聽見獸的可怕的吼聲。

『這獸在不可克服的牆外吼着了。但是這牆壁用咒語所築，是永遠堅固的，我的敵人是不能進來的，』古羅夫說。

這黑色的東西傲然的回答說：

『我告訴你，朋友，牆壁的咒語已經死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還以爲能够救你，那麽，再說這咒語看罷。』

古羅夫發顫了。他眞以爲咒語已經死了，在他週圍的東西都對着他告訴可怕的消息，因爲那牆和牆上的光影都似乎已死而且動搖了。獸的先導說出可怕的語句來了。古羅失的頭痛了，并且他覺得那熱吻很是疲倦了，那糾纏的愛撫的熱病不息的給他接吻。可怕的語句似乎喪失他的意識一般，於是這獸的先導在他的前面漸漸的大起來了，直到把電燈都遮蔽了，彷彿一座大的黑影，他的兩腿如火一般的燃燒着。

忽然間這黑衣從他的肩上落下，古羅夫認得他了，——他便是孩子謡瑪列台思！

『你去殺那野獸麽？』謡瑪列台思高聲問說。『我已把野獸帶到你這裏來，我把牆壁的咒語毀壞了，神的卑怯的賞賜，那牆壁的咒語。從前曾經助你過，抹殺我的犧牲，并且藏過你的功勳的榮光。但到今日，事情是改變了，這咒語已經死了，快拿你的劍，殺那野獸去。當初我不過是一個小孩；現在我已做了獸的先導了。我已

經將我的血給他喝，但他又發渴了。我現在已經引了他到你這裏來，你可以履行你的宿約，可以殺他。否則你自己死罷。』

他說完便不見了。

可怕的吼聲起來，牆壁都震動了。室中充滿了冷而且潮濕的空氣。

正對古羅夫睡着的處所，那牆壁裂開了，從那裏走進那高大兇惡的怪獸。很獰野的吼着，他走近古羅夫，將他那重大的脚掌放在他的腦上，那無慈悲的指爪向心臟直插下去。可怕的苦痛陡然佈滿了他的全身。用充血的眼睛看着他，那野獸伸着頭向古羅夫，用牙齒咬斷了他的胸骨便動手嚼他的還在跳躍的心肝。

帶王冠的婦人

梭羅古勃 著
松山 譯

這是一間極平常而且構造粗劣的房屋在聖彼得堡裏。愛倫那尼科萊夫那向窗前立着，眺望街上。

那嘈雜而且不很潔淨的市街上，並沒有什麼有趣味的事情可看，但是愛倫那尼科萊夫那也並不去看他，因為她是沒有什麼有趣味的東西要看的了。這是眞的，在這個時候，她的小孩不久便要從這路轉彎，由學校裏回來，但愛倫那尼科萊夫那的立在窗前，並不為那個緣故。她對於小兒和她自己都懷抱着一種自信得過的驕氣。小孩等到了一定的時候，便自己回來了，這是他常常如此的——正如人生的一切遭遇一般，到了一定的時候，便自然而然的來了。

她在那裏，很挺直而且自負的立着，在她的美麗而且蒼白的面上，現出一種好像戴着一頂王冠的神氣。

她記得那十年以前的舊事，在那年裏，她的丈夫死了，他們的結婚生活開場未久，便即刻將她抛棄了。他的死是何等可怕呵！在一個明美的春日的早晨裏，他很平安快樂的出門去，未到黃昏的時候，他被送回家來，已經死了。從此以後，愛倫那尼科萊夫那似乎覺得生命是永遠不能使她有幸福的了。若不是她的小孩的手指，將她的生命挽住，她也許已經悲傷而死了，她祇有在她的幼年時代的舊夢裏，還能找尋着她的慰藉。但是她的生活是何等艱難；又何等困苦呵！

她的丈夫死去的一年的夏天，她和她的幼妹及小孩同住在鄉間。并且今日她很分明的記得，在那一個明亮的日子裏，曾遇到一件奇異的事情，——這事的本身是很致細的，但却有奇異的光，射到她的靈魂上，一直照着她的餘生。自從那一天的奇異的日子遇到之後，愛倫那尼科萊夫那就得了很自負的安慰，好像她已

在榮譽的大國裏加了冕爲皇后一般。

但是這一個不能忘的日子，是在悲愁的黑暗裏放出曙光來的，而且也和那年夏季的旁的日子一般，早被她的眼淚洗溼了的。

她快快的理値了小家庭裏的事務，便走到樹林的深處，離開了別人。她最喜歡到樹林的深處游行，并且在那裏夢想。記起她從前所有的幸福，她是常常哭泣的。

在那裏有一個平地，是她所最愛的。那些柔和溼潤的草，淸朗高遠的天空，北面的溼潤，柔嫩的靑苔的斜坡，柔軟的雲——好像都與她的悲哀表同情一般。

她在這所愛的地方，傍着一塊灰色的圓石立着；她的明朗的藍色的眼睛凝視那些景色；她已經很悠遠的入了夢境了。她覺得她聽到有一種的聲音叫她說：

『愛倫那你夢想什麼呢？』

她戰慄了，而且一刻之間，因一想念的迷亂，她的甜美的夢境便自消失了——她不能告訴她的夢想了。

并且她又何必要將她想的什麼和在什麼地方游行告訴別人呢？這是沒有別人能夠知道的……那些夢鄉的宮主，穿着輝煌的衣裳，明朗的眼睛，天人般的模樣……他們近前來而且來慰安她……他們這些事情對於旁的人有什麼意義呢？

她在這恬靜的空地上獨自立着，雙手交叉在她的胸前。她的藍色的眼睛被悲哀遮住了。太陽在她頭上高高的照着，撫着她的肩背，太陽的光綫在她的長的赤色的髮辮上閃耀，黃金的環暈圍繞着她。她夢想着……忽然間她聽到有語聲和笑聲了。

在她面前立着三個女子，三個森林中的公主。她們穿着像愛倫那穿的白的衣服，她們的藍色的眼睛，也和她的一樣。她們的頭上戴着香的花編成的冠。她們的手臂也像愛倫那一般的裸着，而且她們的肩膀，也一樣曬着日光。她們被太陽微微的曬黑了的足，也像她的一樣，踏在青草的露水裏。

她們向她走來，微微笑着，并且說：

『她是何等美麗呵！』

『她立在這裏，這太陽光照得她的頭髮像黃金一樣了。』

『她儼然像一個皇后哩。』

這時候愛倫那的心中混着歡喜和悲哀。她很欣喜的伸出她的兩手，并且發出鈴一般的聲音說：

『親愛的姊妹們，親愛的森林的公主！』

愛倫那的聲音，很清朗，像小的金鈴的聲響一般，并且她們三人的柔和的笑，也發出清朗如金鈴的聲音回答說：

『我們是公主，——你是誰呢？』

『你應該是這裏的皇后罷。』

愛倫那的聲音帶着悲苦回答說：

『我怎樣能够是一個皇后呢？我沒有金冠；因爲失了我的愛人，我的心中只充滿着悲苦，再沒有人能給我加冠的了。』

這班姊妹們不笑了。愛倫那聽得這年長的姊妹柔和的聲音說：『怎麽有這種塵世上的悲哀呢？你的愛人是死了，但他還不是永遠與你相伴麽？你的心是悲苦，但回憶到他，不能使你歡喜麽？你不能够提高你的願望與上帝的意志去聯合麽？你不願在這裏加冕爲我們的皇后麽？』

『阿，我願意的，』愛倫那說，并且她帶着喜歡而且戰慄，并且眼淚在她的藍色的兩眼裏發亮。

但她又被問了：

『并且你寶貴你的王冠麽？』

畏敬和奇異的感情罩住了愛倫那的靈魂了，她說：

『我願寶貴我的王冠。』

於是那公主又說

『立在那惡運的面前，也應該一樣的純潔而且勇敢，像現在你立在我們的面前一般。正直的看那衆人的眼睛。戰勝了悲哀；在生活裏或臨死的時候，都不要恐懼。捐棄那一切不足取的願望和卑屈的思想。無論在貧窮裏，束縛裏和在災難裏，使你的靈魂得意而且自由。』

她戰慄的回答說：

『縱使我在爲奴隸的身分裏我也願自由。』

『那麼你當戴一頂王冠，』這公主說。

『是的，你當戴一頂王冠，』她們都說。

她們採取白的和黃的花；她們潔白的雙手，編成了一頂鮮花的王冠，——一頂森林女神的香的花冠。於是愛倫那戴了，并且女神手挽手的繞着她緩緩的跳舞，——她們環繞着她很喜悅的跳舞。

漸漸的舞得快了——白的衣幅飄起在空氣的中間了，輕便的跳舞的脚步，踏在積有露水的青草上面了。

她們圍繞着她，將她圈在心神顛倒迅疾轉動的圈裏——她們將她引離出了生活上的悲哀，苦痛和焦思。

時間漸漸的去了，這日子也自消沉下去了，幷且悲哀是像歡喜的火燄了；愛倫那的靈魂自在歡樂中間消失了。

於是她們給她接了吻，幷且去了。

『願你平安，我們的親愛的皇后！』

『願你們平安，我們的親愛的姊妹們！』

她們從樹林裏去了；只賸下了愛倫那一人在那裏。她很得意的走回家來；她戴着花的王冠。

她並不將林中所遇的事告訴別人，但是她的面上現出這樣的歡喜，使她的幼

妹見了便向她微微的笑着，并且對她說：

『愛倫那的神氣今天是很喜歡了；別人也許以爲今天是她的天使的日子呢。』

到晚上的時候，愛倫那去看小保羅，他是一個多病的小孩，是不能長存的。但她愛這小孩，因爲他溫和而且沉靜，沒有事情能擾亂他的心的靜謐。有時候在夜間，她只是醒着想念小保羅，而且哭泣，因爲他是卽刻要死的；——這悲哀在她的心中很奇異的混亂着；她的夫是已經死了，她自己早成了孤獨，這個小孩又卽刻要死呢。

這時候保羅正坐在巖崖上的涼亭裏，看那落日的恬靜的光輝。愛倫那走近前來，小保羅便對她微微的笑；她的來常常使他喜歡。他愛她，因爲她總是將眞實的事告訴他，不像別人常用空虛的希望來安慰他。他知道自己是不久便要死的，而且死後只有兩人能長久記憶他——便是他的母親，而且是他的朋友的愛倫那。愛倫那將在樹林中所遇到的事情告訴了他，小保羅閉了他的眼睛，坐着思想。

等了一回之後，他很喜歡的微微笑着，并且說：

『我很爲你喜歡，我的親愛的林中的皇后。我知道你是純潔而且自由的。不論誰，他都能够對他自己說「我」應該是這地上的一個戰勝者。因爲人是能够克服這世界的。』

這時候保羅見有三個青年的女子，在巖崖下面過去，他便對愛倫那說：

『看呢你的三個森林公主走近來了。』

愛倫那看了，并且認明白了她們，她們帶着一時間的煩悶，原來是三個平常的女子！她們穿了與早晨所見一樣的白衣服，她們的眼一樣的作藍色，她們的頭髮黃金似的，她們的姿態也一樣的美麗，——但是現在她們不戴花冠了，只戴了白的夏帽。她們是平常的青年女子——是夏天的游客罷了。

她們在叢林後面隱匿了一時，但不久便又出來，攀上巖崖，從通行到這涼亭的狹路上走來。保羅向她們鞠了躬，并且微微的笑。她們也認了愛倫那了。

『給你致意，親愛的皇后』。

『親愛的姊妹們，』愛倫那很喜歡的說。

并且自從那時以後愛倫那知道歡樂了。雖在平常的裝束裏，她也知道這尊榮的生活的快樂。一切的窮困和不幸，都被她的皇后般的意氣和她的顯貴的氣槪消融了。

并且現在已在許多年之後了，這時候她傍窗前立着正等待她的兒子，雖然她的裝束是微薄而且破舊，但她記起她的加冕的日子，她便對自己低聲的說：

『人是能够克服這世界的。』

於是那公主又說：

『立在那惡運的面前，也應該一樣的純潔而且勇敢，像現在你立在我們的面前一般。正直的看那衆人的眼睛。戰勝了悲哀；在生活裏或臨死的時候，都不要恐懼。捐棄那一切不足取的願望和卑屈的思想。無論在貧窮裏，束縛裏和在災難裏，使你的靈魂得意而且自由。』

她戰慄的回答說：

『縱使我在爲奴隸的身分裏我也願自由。』

『那麽你當戴一頂王冠，』這公主說。

『是的，你當戴一頂王冠，』她們都說。

她們採取白的和黃的花；她們潔白的雙手，編成了一頂鮮花的王冠，——一頂森林女神的香的花冠。於是愛倫那戴了，并且女神手挽手的繞着她緩緩的跳舞，——她們環繞着她很喜悅的跳舞。

漸漸的舞得快了——白的衣幅飄起在空氣的中間了，輕便的跳舞的脚步，踏在積有露水的青草上面了。

她們圍繞着她，將她圈在心神顛倒迅疾轉動的圈裏——她們將她引離出了生活上的悲哀，苦痛和焦思。

時間漸漸的去了，這日子也自消沉下去了，并且悲哀是像歡喜的火燄了；愛倫那的靈魂自在歡樂中間消失了。

於是她們給她接了吻，并且去了。

『願你平安，我們的親愛的皇后！』

『願你們平安，我們的親愛的姊妹們！』

她們從樹林裏去了；只賸下了愛倫那一人在那裏。她很得意的走回家來；她戴着花的王冠。

她並不將林中所遇的事告訴別人，但是她的面上現出這樣的歡喜，使她的幼

妹見了，便向她微微的笑着，并且對她說：

『愛倫那的神氣今天是很喜歡了；別人也許以爲今天是她的天使的日子呢。』

到晚上的時候，愛倫那去看小保羅；他是一個多病的小孩，是不能長存的。但她愛這小孩；因爲他溫和而且沉靜，沒有事情能擾亂他的心的靜謐。有時候在夜間，她只是醒着想念小保羅，而且哭泣，因爲他是卽刻要死的，——這悲哀在她的心中很奇異的混亂着；她的夫是已經死了，她自己早成了孤獨，這個小孩又卽刻要死呢。

這時候保羅正坐在巖崖上的涼亭裏，看那落日的恬靜的光輝。愛倫那走近前來，小保羅便對她微微的笑；她的來常常使他喜歡。他愛她，因爲她總是將眞實的事告訴他，不像別人常用空虛的希望來安慰他。他知道自己是不久便要死的，而且死後只有兩人能長久記憶他——便是他的母親，而且是他的朋友的愛倫那。愛倫那將在樹林中所遇到的事情告訴了他，小保羅閉了他的眼睛，坐着思想。

等了一回之後，他很喜歡的微微笑着，并且說：

『我很爲你喜歡，我的親愛的林中的皇后。我知道你是純潔而且自由的。不論誰，他都能夠對他自己說「我」應該是這地上的一個戰勝者。因爲人是能夠克服這世界的。』

這時候保羅見有三個青年的女子，在巖崖下面過去，他便對愛倫那說：

『看呢！你的三個森林公主走近來了。』

愛倫那看了，并且認明白了她們，帶着一時間的煩悶，原來是三個平常的女子！她們穿了與早晨所見一樣的白衣服，她們的眼一樣的作藍色，她們的頭髮黃金似的，她們的姿態也一樣的美麗，——但是現在她們不戴花冠了，只戴了白的夏帽。她們是平常的青年女子——是夏天的游客罷了。

她們在叢林後面隱匿了一時，但不久便又出來，攀上巖崖，從通行到這涼亭的狹路上走來。保羅向她們鞠了躬，并且微微的笑。她們也認了愛倫那了。

『給你致意，親愛的皇后。』

『親愛的姊妹們，』愛倫那很喜歡的說。

幷且自從那時以後愛倫那知道歡樂了。雖在平常的裝束裏，她也知道這尊榮的生活的快樂。一切的窮困和不幸，都被她的皇后般的意氣和她的顯貴的氣概消融了。

幷且現在已在許多年之後了，這時候她傍窗前立着正等待她的兒子，雖然她的裝束是微薄而且破舊，但她記起她的加冕的日子，她便對自己低聲的說：

『人是能够克服這世界的。』

東方文庫

61

那怎麼樣呢?

梭羅古勃 著
愈之 譯

兩枝白色的蠟燭正在燃燒，壁上也點了許多燈盞。一個人正在讀着一本書，餘外的人肅靜地聽。

火光閃爍着；蠟燭也聽着；他們本來歡喜讀書的。但有風吹動，所以火光顫抖。

那人讀完了。蠟燭吹熄，人都走散了。

那怎麼樣呢?

一枝灰色的蠟燭正在燃燒。一個縫衣婦坐着縫紝。一個小孩子睡着，在睡夢裏咳嗽。壁縫裏有風進來。蠟燭流着白色濃厚的淚。淚流下，便凍了。天快亮了。縫衣婦紅着眼睛還在那裏縫紝。她吹熄蠟燭，繼續縫級。

那怎麽樣呢？

三支黃色的蠟燭正在燃燒。一個人睡在棺材裏，又黃又冷。另外一個人正讀着書。一個婦人哭着。蠟燭因爲恐怖哀憐，幾乎死去。一羣人進來。唱着歌，焚着香。棺材抬出去了。蠟燭吹熄。

那怎麽樣呢？

三堆口沫

梭羅古勃著
愈之譯

一個人走路，吐了三堆口沫。人走過了，口沫留着。

一堆口沫說：『我們在這裏，人不在這裏了。』

第二堆口沫說：『他已去了。』

第三堆口沫說：『他來不過是要放我們在這裏。我們是人生存的目的。他已去了，我們却留着。』

平等

梭羅古勃著
愈之譯

一尾大魚捉住了一尾小魚，要想把他吞下去。

小魚叫了出來道：

『這是太不公道了呵。我也想活着命哩。一切魚兒在法律上全是平等的呢。』

大魚回答道：

『這算什麼意思？我們是平等的不是，我不願意來和你分辨，但要是你不願意讓我來喫你，那麼請你吞了我罷，要是你能够——吞了我罷，不要怕啦，我決不抗拒你的。』

小魚張開了他的口，儘着想把大魚吞進口裏去，臨了他嘆了一口氣，說道：

「輸給你了。吞了我罷。」

那怎麼樣呢？

梭羅古勃 著
愈之 譯

兩枝白色的蠟燭正在燃燒，壁上也點了許多燈盞。一個人正在讀着一本書，餘外的人肅靜地聽。

火光閃爍着；蠟燭也聽着；他們本來歡喜讀書的。但有風吹動，所以火光顫抖。

那人讀完了。蠟燭吹熄，人都走散了。

那怎麼樣呢？

一枝灰色的蠟燭正在燃燒。一個縫衣婦坐着縫紝。一個小孩子睡着，在睡夢裏咳嗽。壁縫裏有風進來。蠟燭流着白色濃厚的淚。淚流下，便凍了。天快亮了。縫衣婦紅着眼睛還在那裏縫紝。她吹熄蠟燭，繼續縫紉。

那怎麼樣呢?

三支黃色的蠟燭正在燃燒。一個人睡在棺材裏,又黃又冷。另外一個人正讀着書。一個婦人哭着。蠟燭因爲恐怖哀憐,幾乎死去。一羣人進來。唱着歌,焚着香。棺材抬出去了。蠟燭吹熄。

那怎麼樣呢?

三堆口沫

梭羅古勃著
愈之譯

一個人走路，吐了三堆口沫。人走過了，口沫留着。

一堆口沫說：『我們在這裏，人不在這裏了。』

第二堆口沫說：『他已去了。』

第三堆口沫說：『他來不過是要放我們在這裏。我們是人生存的目的。他己去了，我們却留着。』

平等

梭羅古勃著
愈之譯

一尾大魚捉住了一尾小魚，要想把他吞下去。

小魚叫了出來道：

『這是太不公道了呵。我也想活着命哩。一切魚兒在法律上全是平等的呢。』

大魚回答道：

『這算什麼意思？我們是平等的不是，我不願意來和你分辨，但要是你不願意讓我來喫你，那麼請你吞了我罷，要是你能夠——吞了我罷，不要怕啦，我決不抗拒你的。』

小魚張開了他的口，儘着想把大魚吞進口裏去，臨了他嘆了一口氣，說道：

「輸給你了。吞了我罷。」

村之光榮

高爾基 著
秋心 譯

在這事發生的那天，沙漠風正吹着，——一種從阿非利加來的熱風，而且是一種可惡的風！這風刺戟人的神經，使人發壞脾氣！這或許就是兩個運貨馬車夫葵斯伯薛洛泰和羅易奇米泰正在打架的原因。沒有人知道這一次打架怎樣開場。沒有人知道那一個先動手。大家只看見羅易奇已經撲到葵斯伯身上正要扼他的喉嚨；葵斯伯聳着雙肩保護他的頭和他的又粗又紅的項頸，一面狂揮着他的強硬的黑拳。

他們被解開了而且被問着：

『這是什麼事？』——

羅易奇恨得紫漲了，喊道：

『讓這條雄牛當着每個人在場再說一遍他講我妻的什麼話！』

薛洛泰希圖逃避。他的小眼睛藏在滿堆輕蔑的鬼臉的縐縫裏，他搖着他的鎗彈形的黑頭，堅決拒絕再說出那些得罪的話來。米泰於是高聲喊道：

『他說他知道我妻的擁抱的溫柔！』

『嚇，』大衆說，『這不是打趣的事情；這要鄭重的注意。不要嚷，羅易奇。你在我們方面，是一個生客，你的妻是屬於這裏的。我們在她是一個小孩的時候，都統統知道她；倘使你是受欺了，她的罪過一樣地落到我們全數人的身上。讓我們大家聽聽。』

他們全數攢圍着薛洛泰。

『你眞說過這話嗎？』

『好，是的，我說過，』他認了。

『這是眞情嗎?』

『那個曾經知道我說過一回謊?』

薛洛泰是一個可以尊敬的人——一個有妻而且有子女的人，這事大家看得很重，在場的那些人似乎迷惘得想不出法子。羅易奇回到家裏向康希泰說：

『我要走了!我不再要你了，除非你能夠證明那流氓的話是一種誣衊。』

她自然開始哭着，但在這個時候眼淚洗不淸了。羅易奇推開她了。她就要被拋棄着——抱了一個小孩，沒有飯吃也沒有錢用。

嘉善林是第一個來解紛的女人。她開着一家小蔬菓鋪，狡猾的像狐狸一般；從狀貌看來她好像一口凹凹凸凸地裝滿了肉和骨的舊布袋。

『先生，』她說，『你已經聽得這件事關係到我們全體的光榮。這不是一種月下胡謅的謊話；兩個母親的命運牽連在裏面，可不是嗎?我要帶康希泰到我屋裏和我一塊住着，直等到我們查究出這事的眞相。』

她眞個和她的說話一樣好；後來她和羅希亞，——一個喧噪，乾萎的老女巫，她的聲音能够在三里外聽到，同去抓住那倒霉的葵斯伯：她們叫他出來，開始摘出他的靈魂，彷彿這是一塊舊破布。

『好，我的好朋友，告訴我們多少次數你把康希泰弄到手？』

這肥胖的葵斯伯鼓着他的兩腮想了一想，答道：

『一次！』

『他應當能够告訴我們那個，不用回想啊！』羅希亞說得很響，似乎她自己對自己講。

『這事在傍晚呢，在夜間，還是在早上？』嘉善林問，學着裁判官的樣子。

葵斯伯不假思索揀了個傍晚。

『是不是還有天光？』

『是的，』這笨伯說。

『那是你看見了她的身體了？』

『是的，那自然。』

『那麼告訴我們她的身體看起來像什麼。』

他到底明白了這場詰問的正意，張開了他的口，像一隻喉間梗着大麥粒的雀。他明白了，在他的呼吸下面氣忿忿地咕嚕着；血湧上他的大耳朵變得很紫。

『好，我能夠說什麼？我又不會像一個醫生般檢查過她！』

『你吃水菓不看看他的外狀的嗎？』羅希亞問。『但是或者你會注意到康希泰的一些特點？』她繼續詰問他，當她詰問的時候，笑着而且擠眉弄眼着。

『這事完全發生得這樣匆促，』葵斯伯說，『所以，老實告訴你們，我並沒有注意到什麼。』

『那就是說你永沒有得到了她，』嘉善林說。

她是一個寬仁的婦人，但是，在必要的時候，她能夠非常嚴厲。到底，她們把這斯

[illegible]昏了，使他屢次自相矛盾，於是他失了他的主意——承認了：

『並沒有什麼事；我說這話不過發於仇恨罷了。』這並不使她們老婦人奇怪。

『這正是我們所料的，』她們說；於是，讓他回去，她們把這事留給男人們判决。

兩天過後，我們的工黨開會了。薛洛泰到場，受着誹毀一個女人的控告。老齊亞科瑪法斯嘉——一個鐵匠，在一種使人信用他的態度中說：

『衆位公民，衆位夥伴和衆位好人！我們要求公道定須給到我們。我們在我們方面一定應當每個人得到公平。讓每個人明白，我們知道我們所要的東西的高貴價值，並且公道在我們不是一句空話。這裏是一個人，他誹毀了一個女人，得罪了一個夥伴，拆散了一家人家，而且帶着憂患到別個家庭裏，他使他的妻受到嫉妒和羞恥的痛苦。我們的態度對於這個人應該要嚴厲。你們主張怎麼辦？』

六十七條舌頭在一個聲音中喊着：

『驅逐他離開這個自治區域！』

有十五個男人以為這個科罰未免太重，於是起了辯論。這場辯論變成非常熱鬧，因為有一個人的命運懸在他們的決定上邊，而且不止是一個人的命運：這人已經結了婚，還有三個小孩。他的妻和小孩做些什麽？他有一所房屋，一個葡萄園，一對馬，四頭騾供給外國人用的。一切這些都是他自己的勞動得來，都使他受過許多痛苦的。可憐的葵斯伯縮在一角，和小兒們雜着，陰沉慘鬱的像魔鬼一般。他傴僂着坐在一只椅上，他的頭垂着，摸索他的帽。他已經扯去了綢帶，正在慢慢地撕那帽邊，他的手指急動着，彷彿他正玩弄提琴。當他被問他有什麽話說的時候，他慢慢地立起來，伸直他的身體說：

『我求你們寬仁些——沒有一個人沒有過失。驅逐我離開這地方——我已經住了三十多年，而且是我的祖宗工作的所在，未免不能算公平罷。』

女人們也反對他的放逐，所以齊亞科瑪法斯嘉臨了發出下面的提議：

『我想，朋友們，他也罰得够了，倘使我們把養育羅易奇的妻和小孩的責任歸

在他的肩背上——讓他照羅易奇收入的的半數供給她』

他們討論這事很久，終於如此決定。樊斯伯薛洛泰因爲這樣輕輕地放過非常快樂。此外，這決定使大衆都滿意。這事沒有經過法庭，在他們自己底團體裏解決，而且沒有用着刀。

我們不喜歡，先生，他們把我們的事情，用一種我們不熟習的語言，寫在紙上面。我們能够了解的字不過在這裏和那裏碰着，好像牙齒在一個老年人的口中。此外，我們不喜歡那些裁判官講到我們的態度，因爲他們不懂我們的生活。他們講到我們，好像我們都是蠻族而他們自己都是上帝的安琪兒，不知肉和酒的滋味，而且沒有近過女人。我們是簡樸的民衆，我們看生活也是在一種簡樸的態度裏的。他們決定薛洛泰應當養育羅易奇的妻和小孩。

然而這事有一個變換的結局。

當羅易奇發見薛洛泰的話是不確的而且他的妻是淸白無罪，再當他聽到我

們的決定以後，他就寫了一封短信給他的妻，在這裏面他請她回家：

『到我這裏來，我們重新快快活活地過日子。不要拿那人一個錢，並且，倘使你已經拿了些，當着他的面擲掉他。我得罪你了。我那裏想得出一個人在戀愛這一件事裏也會說謊的呀?』

但是他還另寫一封信給薛洛泰：

『我有三個兄弟，我們一起四個人彼此發誓要殺你，像羊那般容易，無論你離開這島而在沙倫篤，開斯泰拉曼爾，都爾；或別處任何地方登岸。我們一看見，我們立刻就殺你，記好了!我的妻用不着你的幫助。就是我的猪也要拒絕吃你的麵包。不要離開這島，直等到我告訴你你可以!』

那就是這件事的始末。聽說薛洛泰拿了這封信去見裁判官而且問他羅易奇能否因爲恐嚇他而受罰。裁判官說：

『自然他能够，但在那時他的兄弟一定要殺你了；他們將要到這裏來殺你。我

勸你等等。那是比較好些。忿怒不像戀愛；這是不會永遠存在的』

這裁判官或許說過這話。他是一個好而聰明的人，並且做得極好的詩；但我不相信辟洛泰曾經到他那裏或給他看這封信。不，辟洛泰是一個知機的朋友，這不像他會做得這樣笨的。大家總要嘲笑他了。

我們是簡樸的工人，先生。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自己的理想和意見。我們有一種權照我們所喜歡和我們所以爲最好的，造成我們的生活。

社會黨人！朋友，據我的意見，一個工人生下來就是一個社會黨人；雖然我們沒有讀多少書，我們能夠嗅出這眞理——眞理有一種強烈的氣味在上面，這是永遠一樣的——這勞動的汗的氣味。

消極抵抗

高爾基著
愈之譯

一個心地和善的人打量着應該怎麼才好，臨了他決定道：

『我今後不用強力去抵抗罪惡了。我要用忍耐來克制他。』

這人可不是志行薄弱的。他決定了以後便安心忍耐着。

伊格蒙(Igemon)下面的人聽到了這事便去報告伊格蒙道：

『在治下的百姓當中，有一個人忽地變了怪模樣。他不活動，也不說什麼；顯然他是想欺瞞上官，想裝作沒有他一個人的樣子。』

伊格蒙生氣道：

『怎麼？誰敢這樣？快把他帶過來。』

那百姓帶了過來，伊格蒙便下命道：『把他搜一下。』他們在他身上搜檢了一會，凡是值錢的東西，像錶，結婚的金戒指之類，都抄了去。他們把他口中鑲着的牙齒也拔了去，因爲那也是金質的。他們又把他的新帶子解下，把他鈕扣割去，隨後報告道：

『都搜過了，伊格蒙。』

『搜到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只不過幾件與他不相干的東西，我們已給他除下了。』

『在他頭上呢？』

『頭上大概沒有什麼了。』

『那麼快叫他進來。』

那百姓走到伊格蒙跟前；從他提着中衣的那副神氣，伊格蒙一見便知道他對於生活的一切磨難，都已有了準備了。但伊格蒙想嚇他一下，嚇得他靈魂都飛去，

便大聲猛吼道：

『吓，百姓，你來嗎！』

那百姓却很鎮靜的進來，回答道：

『是，我把整個的「我」都帶到此地了。』

『你現在所幹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伊格蒙，我沒有幹什麼。我不過想用忍耐來戰勝一切罷了。』

伊格蒙聳起身子怒吼道：

『阿，還敢說「戰勝」嗎？』

『是，不過想克制罪惡罷了。』

『休得胡說！』

『我不是說你。』

伊格蒙不相信，又說道：

『要不是我，你說的是那個呢？』

『是我自己。』

伊格蒙喫了一驚。

『且慢，你說罪惡到底是什麼意思？』

『罪惡就是抵抗。』

『你敢說謊！』

『天知道我不說謊的。』

伊格蒙出了渾身的汗。

他看着那人心裏細想：他到底爲着什麼呀；想了一陣又問道：

『你要些什麼呢？』

『我不要什麼。』

『眞的不要什麼嗎？』

『不要。只請你准我去教導人民都忍耐着學我的樣就是了。』

伊格蒙咬着鬍子重又細細的想。他的靈魂常在幻想裏尋開心。他喜歡在土耳其浴中噴噴蒸氣，發出肉慾的快樂之聲。總而言之，他是最喜歡尋生活的快樂的。只有一件事他不能容受，便是無禮和反抗。要是見了無禮或反抗的人，他便顯出一種手段來，使什麼東西都軟化，使抵抗者的骨肉都變成肉醬。但是當他並不忙着享樂忙着殘殺百姓時，他便喜歡幻想，幻想全球的和平，幻想靈魂的超渡。

他慌慌張張的向那百姓瞧着說道：

『還沒多時，你的思想是和現在相反的，現在為什麼變到這樣呢？』

說到這裏，他的心腸軟下來，嘆了口氣說道：『這是什麼來由？』

那國民答道：『這是進化。』

『對的，兄弟呀，我們的生活都是這樣的。起先是這樣，末後又變到那樣。我們從這邊換到那邊，不知道那一邊好，我們簡直無從挑選。』

於是伊格蒙又嘆了口氣，因為他知道人總是愛祖國的。那時各種危險思想都在他頭腦中經過，他想：

『看見一個百姓柔順而且平和，委實是快意的。但要是個個人都停止抵抗了，那不是把我們每日的開支都削減了嗎？不是把我們的旅費也節省了嗎？我們也許失了賞金。……不，他不見得全不抵抗罷。這混蛋也許是裝作假惺惺，要把他試驗一下才好。用什麼法子對付他呢？叫他做一個誘人犯罪的間諜呢？他那副神氣又不像，他的個性的缺乏；便戴了面具也看得出的。此外他的口才顯然不見得好。叫他當一名劊子手呢？他可沒有多大的氣力。』

臨了他想着了，便和手下的人說：

『把這快樂的人派到第三區消防隊裏，叫他去掃馬廐。』

照這樣辦了。那百姓很勤奮的掃馬廐，連一句話兒都不說。伊格蒙看着，見他那種忍耐的樣子，便有點感動了；他對於那人便漸漸的信任起來。

『但要是個個人都是這樣那倆怎樣呢?』

經過短期試驗之後，他把他叫到衙門裏，請他抄寫一份揑報收支費項的公文。

那百姓遵命抄着，而且並沒做聲。

伊格蒙感激得甚至迸出眼淚來了。

『不，他雖然文雅些，却不是沒有用的。』

他把那百姓叫了來說道：

『我相信你了！你去，去傳導你的眞理罷，不過要把你的眼睛張開些。』

那百姓走到市上，又走到商場上，經過大鎮，又經過小鎮，不論那裏總是說：

『你們做什麼?』

衆人見了他那種非常柔和的神氣，和他的人格，不由的都信任他。他們把所犯的種種罪惡都向他表白出來，甚至於最隱祕的思想都宣洩無遺。其中有一個想要偸竊，又想避免刑罰；有一個想詐欺人家；又有一個却只想誣蔑別人。他們都和

純粹的俄國人一般，只想避去生活的責任，現成的享受好處，却又想把一切的義務全忘却了。

他和他們說：

『呵，請你們不要這樣罷，因爲有人說：「生存不過是受苦，但是苦痛是從欲望來的；所以要想消滅苦痛，須把欲望消滅了纔好。」讓我們停止欲望罷。沒有欲望，一切罪惡便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這是千眞萬確的。』

衆人自然歡喜。這話好像合理而且是極簡單的。於是他們遇到應該反抗的地方，都屈伏了。他們都覺得解放了。

後來經過了多少時候，却不會知道，只知道到了末後伊格蒙覺得四周都變成平和，他有點怕起來。可是他仍舊裝作勇敢的模樣：

『這班混蛋都是假裝的。』

但這時候，那些蟲兒却始終不絕的完成他們的自然義務，繁殖得非常衆多，他

們的活動也漸漸的放肆起來。

『何等寂寞呵！』伊格蒙心裏想，一邊把身子搖了搖，又把徧身搔了一徧。

他把一個順從的百姓叫來。

『過來，快把我身上那些討厭的東西除去。』

他回答道：

『我做不到。』

『爲什麼呢？』

『我做不到，因爲這些東西就算討你的厭，但他們究竟也是一種生物，而且——』

『我要在一分鐘內把你變成死屍。』

『隨你的便能。』

一切事情都是這樣。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他：

『隨你的便罷。』

可是他要想請他們幹些事情，登時覺得非常煩難了。伊格蒙的宮室一塊一塊的倒壞了；這是鼠兒咬壞的，鼠兒把案卷都吃了去，因此中毒而死。伊格蒙自己也頹唐得不堪了。他睡在榻上，照舊夢想他過去的情景。過去的生活何等快活呵！那些居民想盡方法，要想反抗命令。有幾個非判決死刑不可，死刑執行之後，便好擺着餅和酒，大張筵宴了。或者一個百姓到別處去做新事業；那是非得去禁止他不可的，這麼一來，便好支一注旅費了。有的時候他向上峯報告，他所管區域內的居民已給他殺盡了，他總可以得到特別賞金，而且還可以記一次大功。

伊格蒙夢想着過去，但是他的鄰人——別部落的伊格蒙——却照着老法子，依舊的生活着。居民依舊竭力的反抗伊格蒙。到處都是亂轟轟的。那些伊格蒙呢，奔到這邊，奔到那邊，沒有一定的目的。他們以此為有利可圖，所以都覺得很有興頭。

於是伊格豪忽地想着了：

『天啊！我上了那百姓的當了！』

他跳起來，在所管區域內跑來跑去，見了人便推着搖着，嚷道：

『起來！醒過來！快起來罷！』

可是全不中用。他抓住了他們的衣領，衣領是朽爛了的，一抓便破了。

伊格豪氣憤勃勃的大嚷道：『惡鬼，你們做什麼？為什麼不看看鄰國？看看中國罷。』

那些居民卻都毫無聲息的匍匐地上。

伊格豪恨着嚷道：『啊，上帝！怎麼得了啊？』

於是他祗好仍用欺騙的手段；他彎下身子附着一個居民的耳朵說：

『啊，百姓，祖國快要滅亡了。這是真的，我可以宣誓。祖國總究是神聖的，現在可是很危險了。快起來，趕快抵抗才好。他們已經說過了，一切都可以自由活動。百姓

啊！』

但是那垂死的百姓只呻吟道：

『我的祖國在上帝手中。』

還有其餘的呢，却毫無聲息，簡直同死屍一般。

伊格蒙很懊喪的嚷道：『可惡的聽天由命者呵！快快起來。一切的抵抗都許可。』

其中有一個，從前是一個好漢，以打落人家牙齒出名的，把身子略抬了一抬，向四周看了一看，於是說道：

『我們還要抵抗什麼呢？已經沒有好給我們抵抗的東西了。』

『但是那討厭的蟲兒不是該抵抗的麼？』

『我們慣常了，也沒有什麼了。』

伊格蒙說得辭窮了。他憤恨得什麼似的起來大吼道：

『朋友，什麼事情我都應許你們；快救救你們自己；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做罷；

什麽事情都許可，——那怕是自己吃自己。』

仍然是平靜和寂寞。伊格蒙眼見得一切都已完結了。

他號淘大哭起來；熱淚從頰上淌下；他把頭髮撕下，向他們大呼：

『百姓們呀，親愛的朋友呀，怎麽得了呀？難道我自己反抗不成？你們想想看：從歷史看來，不得不反抗；替國家設想，更不得不反抗。你們看，我一個人反抗是不行的。我連警察都沒有，那些警察已給蟲兒吃光了。』

百姓們祇閃閃眼；好像便是把他們都用火柱刺着，他們也決不道一個字的。

因此他們都在寂寞中死去；伊格蒙十分絕望，到最後纔死去。

照此看來，可見得便是忍耐，我們也要有一個分寸纔好呀。

哲學教授

高爾基著
仲持譯

那少年生得很醜陋，並且自己也知道醜陋。

但是他對自己說：『我是聰明的，可不是嗎？我將做一個賢人，在這俄羅斯地方，這是容易的事情。』

他起首讀高大的著作，他不是愚笨的；他知道只要多引用些書中成語，便好賣弄淵博了。

他讀了許多明哲的書，儘夠使得他變成近視了；他傲然聳起他的鼻子，那鼻子——受著眼鏡的重量，已變做紅色，——很自在的對世界宣言：『哎！你們不要誑我。我看出「生活」是一個「陷阱，」「自然」設了這個來擺佈我的。』

『那麼愛情呢？』生活之靈問。

『不，多謝你。感謝上帝，我不是詩人。我不願意為了一片牛乳餅，走進不可避的職務的鐵檻裏。』

但是他不過中等的天資，所以他便決定做一個哲學教授。

他走到通俗教育大臣的跟前，對他說：『大人，我能夠宣講人生無意義，誰也不必服從自然的律令。』

大臣心裏思量可依他幹得，過一會兒問道：『那麼長官的命令應該服從嗎？』

哲學家必恭必敬的垂着頭答說——那頭因為讀了這許多書已經禿了頂：

『那是一定要服從的，因為人的情緒……』

『很好，你可以得一個位置。你的薪俸每月十六個盧布。可是我若要你考慮自然的法則——當心——就沒有你自己的意志了。這一層我實在是不得不然。』

大臣心裏想了片晌，又用沉悶的聲音接下說：『我們生在這時候，為國家團結

起見，也許承認自然的法則，不但存在，還多少有點用處。』

『且把這層思索一下！』哲學家自己叫着『我也不妨看看大勢呀！』聲音很響，以下不再說什麼了。

於是他的工作定當了，他每星期登上講座。用這般腔調，對捲髮的少年們演講一個鐘頭：『諸位，人受着外界的限制，也受着內部的限制。自然是和人反抗的女子是自然的一種盲目的傀儡。所以我們一切生活都是無意義的。』

他自己這麼的設想，漸漸慣了，當他興致好的時候，他常常講的又流利又好。少年學生都興致很高的喝采。他很是自喜，點着他光禿了的頭，對他們和善的微笑。他的小鼻射着光，一切事情都很順利。

他覺得在飯店吃飯，很不舒服，──他彷彿是個厭世家，患着不消化的病──所以他便娶了親，在家裏吃了二十九年的飯。於不知不覺之間，他養大了四個孩子。然後他死了。

他的棺柩後面，他的兩個悲傷深切的女兒伴着她們的年少丈夫，並他的兒子——那兒子是個詩人，戀愛世間一切美麗的女子——莊肅的行走。學生們唱着追悼歌，唱的響亮而且激昂，只是很劣。在他的墳上，他的同僚——教授們——作了一番典麗的演說，講到死者的很有程序的形而上學，處處講的非常鄭重，講詞莊嚴，有時甚至起人感觸。

『好老頭子死了，』一個學生對他的同伴說，他們正離了墓地。

『他是一個厭世家，』別一學生混應着。

第三學生問道：『果眞的嗎？』

『眞的，一個厭世家，也是一個守舊家。』

『什麼，是那個禿頭嗎？我倒不會注意這些。』

第四學生是一個窮人，他急切的問道：『我們可會有齋飯吃嗎？』

有得吃的，他們已經請去了。

死者在生前曾著有許多出色的書，在這些書中，他用又香與又美麗的文字證明人生的空虛。不消說，這些書買的讀的人都很快慰。無論書中說的怎樣矛盾，凡人看到那美麗的文字，總是喜歡的。

他的家屬很溫飽了。——甚至厭世主義，也有這般成績。

齋飯設備的範圍很大。那窮學生吃了一頓佳美的午飯；這麼的午飯他少有吃過。當他家去時候，他很快活的微笑，心裏想着：「啊！甚至厭世主義，有時也有用處。

東方文庫

100

詩人

高爾基著
仲持譯

有一個人，自以爲是詩人，寫著詩。但因幾種理由，這是劣詩，而且境遇同他作對。一日他在街上走路，看見一條馬鞭，橫在路中，是一個馬夫所遺失的，那詩人便起了一種詩興，立時在他的意境中，造成下面的想像：

『在道路中在塵埃中，蛇橫着，
像一條鞭兒，橫在道路的塵埃裏。
蒼蠅雲一般的，成羣飛來，
螞蟻和他們同類成着羣。

*

*

*

*

經過鏈環一般的皮膚，顯出脊骨——脊骨經過皮膚，顯出白色。

啊！死蛇！你又提醒我記得，我的情人，我的已故的情人，啊！死蛇！』

忽地那鞭兒站起來，一端着地，搖擺着對他說：『你爲什麼說謊？你是個娶了妻的人，你懂得怎麼讀，怎麼寫，只是你說了謊了！你的情人並沒有死。你愛你的妻，併且怕伊。』

詩人惱了。

『這不管你的事。』

『而且那些詩很劣。』

『總比你所能做的好些，你只會爍爍的響着。而且你自己還不會幹這個。』

『但是無論怎樣，你爲什麼說謊？你的情人並沒有死。』

『凡百事情都會得發生的，將來必得有這麼一回事。』

『啊，你的妻要打你呢。把我拿給伊去。』

『啊，你等一等罷。』

『好，好，你幹去罷，』鞭兒說，蜷起身子，宛然一個拔橡木塞的螺釘；他橫倒路上，想到旁的人去了。那詩人走到一個酒館裏，叫了一瓶皮酒，起首想着他自己。

『鞭兒雖是粗鹵，那詩可又不行了，那是十分確實的。這多奇怪呵！有的人常常做着劣詩，有的人間或做首把詩，偏會得很好。世上一切事物布置得眞壞呵！這是怎麼一個世界呵！』

於是他坐下喝酒，想得一個更明瞭的世界概念，最後他得了一個總結：眞理必須說的這世界毫無用處，住在這裏，委實令人不耐煩。他想了這首詩，約有一個半鐘頭，他便寫了：

『他們愉快的外貌，一切都不管。

我們的慾望，一條可怕的鞭，——實驅我們到滅亡。
我們盲目的摸著迷路，
那邊死：——殘暴的毒蛇，——等着我們，在黑魆魆的暗地裏。

* * * * *

啊！讓我們遏住我們愚鈍的企望罷！
他們只會誘惑我們離了正路，
導引我們，穿過荊棘，到頂苦痛的滅亡，
任我們在朦朧的灰色裏心碎着。

* * * * *

到臨了，死定然等候我們，
人住在那裏，難道只曉得他必得死就算嗎？』

他又用同樣的精神寫了許多——一共二十八行。『好了！』那詩人嚷着；他走

到家裏，自己十分滿足。他在家中，把那幾行詩讀給他的妻聽。伊喜歡那些，伊只說：

『頭四行似乎有點不妥罷。』

『那四句包含全篇意思。布雪金的詩起頭許還要壞些。但你以爲音律怎樣？這是「安息歌」的音律呢。』

隨後他和他的兒子玩弄起來：他把他放在膝上，舉了起來，唱着命意很壞的歌：

『橐橐，橐橐，
在什麼人的橋上走着—
那時我很富了，
我要砌造我自己的橋，
並且沒有別人可以走過我的橋。』

他們很快樂的過了一晚，次日早晨，詩人拿了他的詩，到一個雜誌主筆的跟前，那主筆用一副深沉的神情對客講話。（這些主筆都是很深沉的，——這就是他

們的雜誌乾枯無味的原因。)

『呀！』主筆擦着鼻子說：『你曉得，這不是一概壞的；而且，更重要的；這很有時代的精神。你似乎自己也已經發見了。你必得用相同的腔調繼續做下去，十六銅子一行……四…四十八。我祝賀你成功。』

那些詩印出來了，詩人覺得彷彿他得了第二個生日。他妻很親熱的同他接吻，做夢也似的說：『啊！我的詩人！』

他們有了偉大的時光了。但是有一少年——一個很好的少年——正切心的找尋人生的意義，讀了這首詩，便把他自己槍殺了。

那少年十分相信——你看——那詩人在發見人生意義以前，曾找尋這意義，經過許久時候，和他自己一般，又相信那種找尋夾着悲傷，和他自己的事情一般。他可並不知道那些憂悶的思想，是用十六銅子一行的價值賣出的。他終究是個很切心的少年呵！

讀者別以爲作者的意思是：甚至一條鞭兒，在用得着的時候，也是有益於人的。

作家傳略

梭羅古勃（1863— ）

梭羅古勃(Feodor Sologub)是俄國現代神祕派代表作家。本名叫 Fjodor K. Teternikov。他的事蹟不甚可考，他的著作，也隱晦莫顯。十九世紀末年的俄國文學家，大概都是向着新浪漫主義走去的。但純粹的象徵主義與神祕主義的作家却極少。祇有梭羅古勃他是純粹的空想的神祕主義者。他的灰色，像乞呵甫，但他又與乞呵甫不同，乞呵甫却祇是一個忠實的寫實主義作家。他的神祕也有些像庫普林，但他又與庫普林不同，庫普林却不是純粹的神祕主義作家。他祇是悲觀，祇是祈求死，讚美死，與高爾基的積極的革命的作品，更絕對的不同。普通的俄國作品，地方氣都極重。所敍的景色是俄國的，所敍的人物是俄國的。他却不然。

他的作品大概都是從人類的心中深深的搜集出來的。他籠罩着灰色，但這種灰色却是全人類的，不僅是俄國的。這都是他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不同的地方。

他做了二部小說，一部是小鬼(Little Demon)，一部是血滴(Drops of Blood)，也有許多論文，一卷詩，十二卷上下的短篇小說。於中，他的短篇小說尤爲著名。(Graham 說：「他把短篇小說縮短到極點，有些最聰明的作品還沒有半頁長。有許多篇僅比短詩稍長一點的，却都能給一個人以一種觀念，以爲他們都是寫在最奇怪的時候，吃飯的期間的，如果要回答那個謎，却要在牀上，在車中都想着。」

高爾基 (1868—)

原名 Alekeyev Maximovitch Pyeshkov，高爾基(Maxim Gorky)是他的假名。父爲貧乏的室內裝飾工，母爲染匠的女兒。在三歲時父罹虎列拉疫死了。九歲時母亦以肺病死。他在外祖父家養大，連初等教育都未受過，便做了鞋店的

學徒。後來又做輪船茶房餅師等下等事業。但他是個文學天才，在工作時，乘隙閱讀小說詩歌，後來自己試作了一篇小說，居然得在報紙上刋載。不久遇文豪科洛連科，大加稱賞，於是文名漸著。遂得賴筆墨爲生活。俄國革命後高爾基因係勞動者出身，頗受新政府的重視。他於俄國賑災事務，盡力尤多。他的小說最著名的有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筏上，三人等。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七二〇張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56 6953